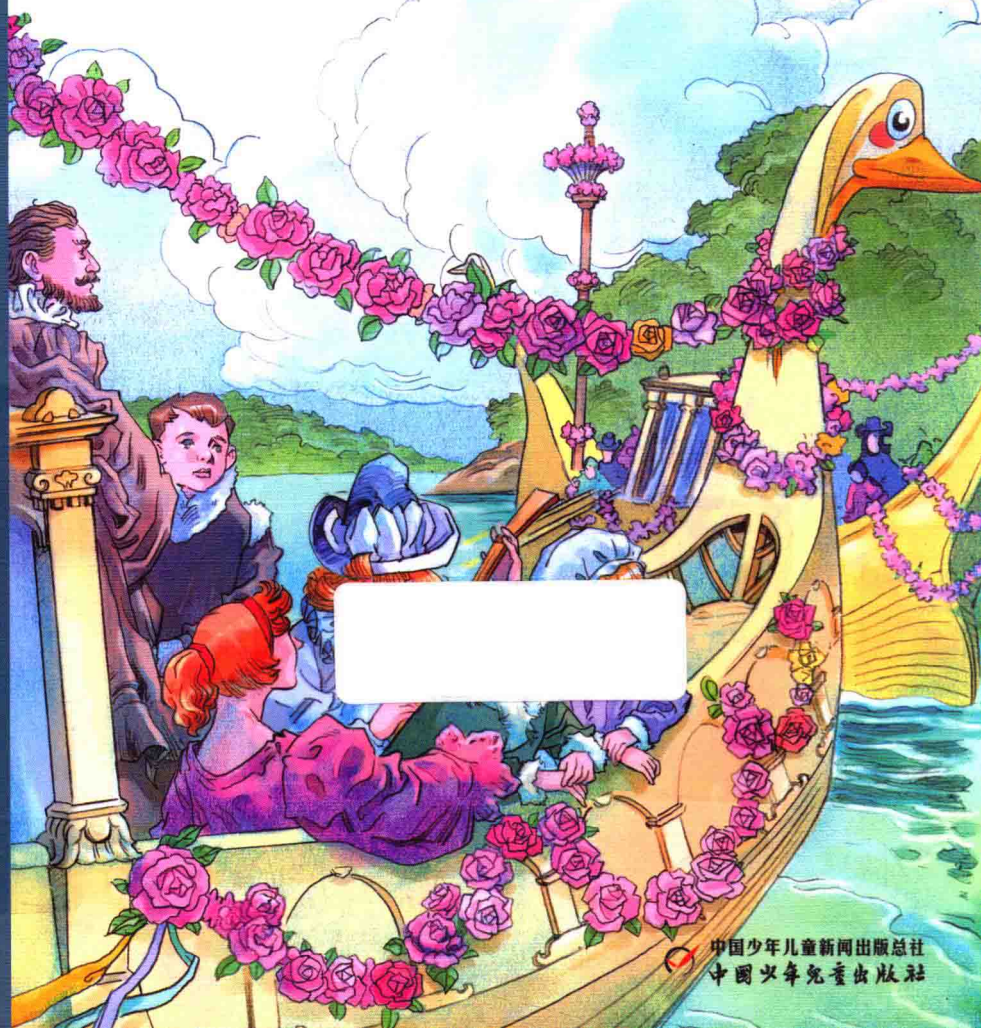


瘸腿迪基

【英】伊迪丝·内斯比特 著

姚翠丽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瘸腿迪基

【英】伊迪丝·内斯比特 著

姚翠丽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瘸腿迪基 / (英) 伊迪丝·内斯比特著; 姚翠丽译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5

(世界儿童文学典藏馆)

ISBN 978-7-5148-4478-8

I. ①瘸… II. ①伊… ②姚… III. ①儿童小说 - 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14926号

QUETUI DIJI

(世界儿童文学典藏馆)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丛书策划: 李世梅

责任编辑: 郑珍宇

封面插图: 刘向伟

封面设计: 孟令晓

责任校对: 赵聪兰

责任印务: 厉静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编室: 010-57526070

传真: 010-57526075

编辑室: 010-57526321

发行部: 010-57526608

网址: www.ccppg.cn

电子邮箱: zhs@ccppg.com.cn

印刷: 北京华宇信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8.25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70千字

印数: 8000册

ISBN 978-7-5148-4478-8

定价: 29.00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718)

目 录

第一章	小铃铛和月亮花	1
第二章	夜盗	28
第三章	逃走	51
第四章	哪一个梦呢?	72
第五章	“自食其力”	100
第六章	埋藏的珍宝	126
第七章	迪基获悉了很多事情	154
第八章	回家	178
第九章	绑架	194
第十章	高尚的行为	211
第十一章	阿登勋爵	233
第十二章	结局	254

第一章 小铃铛和月亮花

迪基住在新十字坡，至少地址是新十字坡。不过实际上，他住的房子只是建在山坡上的一排糟透了的小房子中的一座。那里曾经是一片碧绿的田野，从山上一直延伸至河边，德特福德的富商们那些古老的宅第庄严地矗立在香气怡人的花园和硕果累累的果园里。所有那些良田和赏心悦目的园子如今都被盖上了房子。仿佛有个邪恶的巨人拿着一把蘸满土黄色颜料的巨大的刷子，又拿一把蘸满泥浆色颜料的刷子，用一道道沉闷的土黄色和肮脏的棕色涂抹掉了原先的绿色。棕色的是道路，黄色的是房子。它们绵延出去几英里，满眼看不到一点绿色，除了蔬菜水果店里的卷心菜，还有到处可见的从肮脏的窗台上垂下来的过路黄那可怜的藤蔓。每个房子的后面都有一个小院子，这就叫作“花园”了，有些园子还露出点绿色——不过它们也只是对着房子的后窗户露一露，你在大街上是看不见的。这些园子是绿色的，因为绿色是最叫人欢喜、最养眼的颜色；无论你把人们关闭在那一条条一道道的黄色和泥浆色中间，无论你让他们怎么辛苦地劳作，无论你付给他们的酬劳多么少，你总会从他们中间发现一些人，他们心甘情愿地多工作一会儿，根本也不要什么薪酬，只是为了让他们周围长满绿色。

不过，在迪基跟他姨妈一起住的房子后面的园子里，什么绿色也没有。只有一些石头、骨头、砖头和缠在一起的沾满油污和泥巴的破抹布、破扫帚头和坏了的铁铲、一只掉了底的桶，还有一个发霉的残破的笼子——里面曾经养过兔子。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迪基从未见过那些兔子。有个男孩曾经带了一只棕色的兔子到学校，兔子是藏在外套里面的，他让迪基抱了几分钟，然后被老师发现了，把它关进了一个储物柜里，直到放学。所以迪基知道兔子是多么可爱的动物。他喜欢这只笼子，就是因为兔子曾经在里面住过。

所以，当他的姨妈把这只可怜的破笼子卖给一个推手推车的男人时，迪基很不开心，就跟笼子里曾经装过一只毛茸茸的朋友似的。手推车男人什么都收，他还收破桶和破铲子，所有这些东西他付了三个便士。迪基很厌恶这个买走笼子的人，尤其是因为他的手推车后面还挂着令人难受的兔子皮。

实际上，这个故事是从兔笼子被买走开始的。就是在那个时候，迪基被狠狠地揍了一顿，然后被赶到凄凉的院子里去“恢复理性”——那是他的姨妈说的，因为他管他的姨妈叫“野兽”，还冲她挥舞着脏兮兮的小拳头乱打。他扑倒在地上，一边大哭，一边痛苦地扭动着身体，心里渴望——啊，很多东西。

“又是为啥事闹这么凶啊？”隔壁的男人突然问道：“打你了吧？”

“他们把笼子拿走了。”迪基说。

“喔，反正里面什么也没有。”

“我不想让他们拿走笼子。”迪基哭着说。

“能腾出些地方来。”隔壁的男人靠在铲子上说。这是个星期六的下午，隔壁的园子是那些绿色的园子之一，里面种着低矮的黄水仙和蒙了灰尘的小报春花，雨水桶旁边还有一棵乔木，虽然这个季节是光秃秃的，不过仍然是棵真正的乔木。还有一棵接骨木，在热天里会开茶盘那样大的扁形白花。还有一棵紫丁香树，上面长了褐色的花苞，很漂亮。“我说，伙计，赶快打住！别哭了！你这样都要把脑袋哭掉了，让我在雷声里可怎么翻地呀？”隔壁的男人询问道，“你起来，麻利儿地进屋去问问你的姨妈，问她愿不愿意让我帮她整修一下园子。我可以零星时间干。你会喜欢的。”

“很喜欢！”迪基说道，从地上爬了起来。

“你闹够了，嗯？”姨妈嘲笑道，“你记着，以后别再跟我玩这种小把戏了，我的帅小伙。你和你的坏脾气！”

迪基把该说的话都说了，然后回到“花园”里。

“她说她才没有空闲可以浪费呢，如果你有时间，她才不管你怎么弄呢。”

“看你的小脸脏的，”隔壁男人说道，俯过身来用一块说不上干净的手绢擦了擦迪基的脸。“那我就过来开始弄了，”他抬腿跨过篱笆，“你赶快把那些宝贝物件捡起来，等下次哪天你姨妈去白金汉宫，我们点一堆篝火。”

“是11月5号^①吗？”迪基问道，坐下来开始收集遍地的垃圾。

“随便哪个月的5号，只要她不在家，”男人说，把铲子挖进去。“这地硬得就跟那些老门台阶一样。不用担心，我们会把它翻好的，我们得去弄些小种子和小苗苗，我们自己不知道的。”

“我有一个便士。”迪基说。

“噢，我再加上一个，你跑腿去买些种子。那活儿就是你的了。”

迪基去了。他走得很慢，因为他的腿是瘸的；他的腿之所以瘸，是因为他还是婴儿的时候被她的“姨妈”摔了一下。她不是个好女人，我很高兴地说，这个故事就快和她没关系了。不过，迪基的爸爸死的时候，她确实收留了迪基，她本来可以把迪基送到济贫院去的。因为她其实并不是他的姨妈，而只是他爸爸临时居住的房子上的女人。她收留迪基是好的，虽然她对迪基并不好。因为我能找到来说她所有的好就只有那一点了，所以我也就不再说了。尽管腿瘸，凭借他的小拐杖，他还是可以走得非常好的。拐杖是用一根旧扫帚杆儿比着他的小身高做成的。

他找到了那家谷物零售店——一个非常迷人的店铺，闻起来像是马厩的气味，还有一些很深的布满灰尘的大箱子，

① 每年的11月5日是英国传统的“篝火节”，据说是为了纪念在1605年的“火药阴谋”事件中，当时英国的国王詹姆士一世和国会躲过了被一个叫作盖伊·福克斯的人和他的同伙炸掉的厄运。



他倒很想在里面玩耍。箱子的上方是些可爱的小四方形抽屜，贴着油菜、大麻、草芦、小米、芥菜等的标签；抽屜的上方是一些动物的图片，说明哪些动物要用店里卖的哪种谷物喂养。肥胖的、圆滚的奶牛是“伯利牌牛粮”喂出来的，结实的羊毛枕头是“绵羊之家的绵羊调料”喂出来的，而其中最艳丽、最漂亮的，是一只令人难以置信的鹦鹉，羽毛顺

滑光亮，浑身闪耀着彩虹的颜色，斜睨着一只闪亮的黑眼睛，展示着“鹦鹉之家艺术鸟种子”的杰出品质。

“我要，”迪基靠在柜台上，用一只脏兮兮的大拇指指着那张奇异的画说——“我要一便士的那个东西！”

“你有一个便士？”店员小心地问道。

迪基亮出那枚硬币，就跟它分手了，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纸包沙沙作响的希望回家了。

“嗨，”隔壁男人说道，“那不是种子，那是鹦鹉饲料。”

“人家说是艺术什么鸟的种子呀，”迪基有点沮丧地说，“我还以为它会长成像那些鸟一样好看的花呢——像那只鹦鹉一样的颜色，你是知道的，不是吗？”

“它十有八九会长成那样，”隔壁的男人安慰地说道，“等我把地一翻好，我就把它种在这头儿。我打赌它肯定会长出漂亮的东西出来。”

种子就这样种下了。隔壁的男人答应回头再出两个便士去买些真正的种子。他还移栽了两棵报春花过来，报春花的小脸需要洗一洗了。

对迪基来说，这一天是极其重要的一天。那天晚上上床之后，他将这整个故事讲给他唯一的知心朋友听，对他，迪基什么都不隐瞒。这位知心朋友只听不答，不过，迪基确信这不是因为好朋友对这个故事漠不关心。这位知己是一个长约五英寸的变黑了的小棒，上面拴着几只变黑的小铃铛，就像系在狗脖子上的那种。上面还有一个发白的弯曲的物件，很硬，好用嘴巴吮，或是用手指轻轻地抚摩，还可以用来在

肥皂上挖洞。迪基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迪基被带到医院去跟他的爸爸告别时，他的爸爸给他的。告别是不得已的事，因为爸爸从干活儿的脚手架上跌落下来，伤势没有好转。“你要把它保存好。”爸爸说。他躺在所有那些干净的床中一张奇怪的床上，看上去干净得叫人害怕。他接着说：“它是你的，完全属于你自己。我父亲把它给了我，而它曾经属于他的父亲。不要让任何人拿走它。有个老婆婆对他老人家说它会给我们带来好运。再见，我的小家伙。”

迪基记得爸爸说过的每一个字，他小心保管着这个宝贝。原来跟它一起的还有一个物件，用绳子系在上面的。但是莫德姨妈发现了它，把它拿走去“好好保管”了，他再也没有看见过它。那是黄铜的，镶着白色的石头，上面还饰有图案。他拥有这件宝贝，可他一点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它的铃铛响起来是那么美妙动听，它那白色的长钉是那样硬而光滑。他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是一只小铃铛——一种老式的儿童玩具——或者，你可能更愿意管它叫作“珊瑚和铃铛”。

“我们即将拥有山谷里最好看的花儿，”迪基躺在脏兮兮的被窝里愉快地说，“还有绿色的草坪。噢！我亲爱的小铃铛，那时候的风景会非常好看。翠绿的叶子中间夹杂着彩虹的颜色，那是最快乐的颜色。我好喜欢隔壁的男人。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迪基就是这样跟他的铃铛朋友谈心的。你也知道他是怎样跟隔壁男人和他的姨妈说话的。我纳闷你是否知道绝大多

数孩子都至少会说两种语言，即使他们从未有过外国奶妈或者去过异国他乡——或者，你是否觉得只有你才是能够这样做的孩子呢？

相信我，你不是唯一的。得知亲爱的小查理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于跟他们所说的语言——一种他用来跟厨师和女佣说的语言，父母和监护人会感到非常惊讶。然而还有另外一种语言——说的时候带着地道的口音——是用来跟擦鞋童和马夫交流的。

不过，迪基的第二种语言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他学校的老师给了他六本书，有《新森林^①的孩子们》^②《昆廷·德沃德》^③《唤醒者赫里沃德》^④和另外三本，全都是平装书，它们为迪基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既然书里面的人都这样优雅地谈吐，虽然有点奇怪，他看不出自己为什么不应该这样说话——对着一个他能够信赖的朋友？

我希望你不要对所有这些感到厌烦。

你看，我必须先稍微交代一下迪基是个什么样的男孩，以及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否则你不会明白他的历险故事。他有很多的历险故事，你很快就会看到。

迪基醒了，快乐得就像试图从满是尘埃的窗户探头进去看他一眼的春天的太阳。

“说不准他今天又在园子干了更多活儿呢！”他说着，很

① 位于英格兰南部的汉普郡，在南安普敦市附近。

② 弗雷德里克·马利亚特发表于1847年的一本儿童小说。

③ 沃尔特·司各特发表于1823年的一本历史小说。

④ 查尔斯·金斯利发表于1866年的一本小说，又译《痕迹》。



快地起了床。

他从这个又脏又不舒服的房间里起了床，穿好衣服。不过到了晚上，给他脱衣服的却是一双友善、干净的手，这双手把他放进一个装有半盆银白色热洗澡水的大浴盆里，还抹了香皂，闻起来就像是街道那头木料场的味道。因为呀，在去往学校的路上，他那傻乎乎的小脑袋只顾得想艺术鸟种子和像彩虹一样七颜六色的花儿了，他的拐杖不小心在一块香蕉皮上打了滑，他跌倒了，碰巧一个屠夫的二轮运货马车从他那只可怜的跛脚上碾了过去。于是人们把这只受伤脚送到了医院，当然啦，他得跟自己的脚一起去。医院比他之前碰见过的任何地方都更像是他从书里面读到的天堂。

他发现护士和医生都像他从书里看到的那样说话，那种声音是他从别处没有听到过的；因此，当第二天一个圆脸庞、面带微笑、头戴白帽的女士对他说，“噢，汤米，咱今天感觉怎么样？”

他回答说：“我的名字完全不是汤米，我正在‘奢华’和‘富足’王国里呢，我感谢你，和蔼可亲的女士。”

女士听了大笑起来，捏了捏他的脸蛋。

当她对迪基了解得多了一些，弄清楚了他是从哪里学着那样说话时，她拿来了更多的书。迪基从这些书里又学会了一些新词。在医院里大家对他好极了，可是当他们送他回家时，给他那只跛脚穿上了一只厚厚的靴子，靴子底可怕而笨重，还有金属的东西向上夹住他的腿。

虽然他的姨妈和姨妈的朋友们都说“多好啊”，但是迪基

不喜欢这只靴子。学校里的男孩取笑他的靴子——他们已经见惯了他的拐杖。这种取笑比喊他“老瘸子”还要糟糕，因为这个名字迪基已经习惯了——习惯到觉得那几乎像是个昵称了。

回到家的第一天晚上，他发现自己遭到了洗劫。他们把他的小铃铛从床上那个安全的角落里拿走了。床角处的褥子破了个洞，男孩本来在那里为他最亲密的朋友找了一个柔软的安乐窝。

迪基知道小铃铛是怎么回事，他没有问，而是在屋子的五个房间里搜寻。但是，他没有找到小铃铛。第二天，当他的姨妈出去买东西时，他在梳妆桌的抽屉后面，在一堆又脏又乱的掸子、晾衣架、绳子、软木塞和中篇小说中间，找到了一个四方形的硬纸板。

那是一张当票——“小铃铛。一先令”。

迪基很了解当票是怎么回事。你当然不懂，噢，找个大人给你解释解释吧。我没有时间，我得往下讲故事呢。

在迪基找到那张当票之前，他没有办法想别的任何事情。他甚至都没有心思去想他的花园，去想那些艺术鸟种子是否已经长出鸚鵡颜色的花来了。他在医院里待了很长时间，现在是八月份了。护士们曾经使他确信那些种子一定很早以前就发芽了——他会发现所有的植物都开花了，你会明白的，虽然他不明白。

现在他出去看个究竟。花园的尽头长着一团纠缠在一起的绿色植物，隔壁的花园则长满了杂草。因为隔壁男人出门

到阿什福德那边去找工作了，那里有葎草园，家里的房子要出租了。

在他种下艺术鸟种子的地方，几棵发育不良的粉色和黄色小花儿出现在那团绿色中间。不过，有一株高高的花儿，比其他所有植物都高得多——啊，有迪基个头的三倍那么高——一朵像向日葵一样大的花儿，只不过是白色的。

“哎呀，”迪基惊叹道，“都有盘子那么大了。”

确实是。

它挺立在那里，美丽而庄严，将它乳白色的脸朝向太阳。

“它的秆儿长得像棵小树。”迪基说。一点不假。

这株花儿垂下大大的叶子，最大的那朵月亮花下面，在比支撑它的主干细一些的长梗上，又长出了十几朵小一些的白花。



“这当然是一株月亮花啦，”迪基说，“如果另外一种叫太阳花的话。我喜欢它！喜欢它！喜欢它！”

不过，他并没有给自己多少时间去喜欢这株花儿，因为他手头有事情要处理。无论用什么方法，他必须先搞到一个先令。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先令，他就不能拿着那个上面带有“小铃铛”字据的四方形硬纸板去换回他唯一的朋友——小铃铛。而有了这个先令，他就可以（这就是当票的一部分阴郁的魔法，关于这一点，某个大人会耐心地解释给你听）。

“我不能通过出力流汗的办法挣到钱，”迪基自言自语道，“没有人愿意让我替他们跑腿儿，他们完全可以雇一个双腿健全的男孩来做。我这样的人是没有可能的。我希望我有一件可以拿来卖的东西。”

他环顾了一下院子——在隔壁男人还没有时间去翻土的地方，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脏。那里肯定没有什么人家会买的东西了，尤其是现在那只兔笼子已经没有了。除非……嗨，当然——那些月亮花！

厨房水槽后面的碗里有一把钝了的旧刀子，半隐半现地卧在土豆皮中，就像一朵花藏在叶子中间。他把刀子拿出来，小心地割下六朵小一些的花儿。然后他一瘸一拐地走到新十字车站，站在车站外面，倚着拐杖，冲着每趟车到达后从车站里拥出来的人群举着花儿——那拥挤、疲惫的黑色人群，正急匆匆地要赶回家喝茶，根本顾不上他和他的花儿。每个人都匆匆瞥一眼那些花儿，因为它们是那样漂亮，像睡莲那样白，只不过是扁的——其实就是向日葵的形状——花

心是最纯净的金黄色。

“很漂亮，是吧？”一个穿黑色大衣的人对另一个人说。

而另一个人会这样回答：“噢，是的。我不知道！快走吧，好不好？”

这没有用。迪基累了，花儿也开始垂下脑袋。他正准备回家，这时候一个突然冒出来的想法让他脸上有了血色。他很快转身，直奔当铺而去。你看得出，他已经记住了硬纸板上的地址。

他大胆地走进当铺，当铺门的上方挂着三个气派的金球，橱窗里则是各种各样漂亮的东西——戒指、项链、胸针、手表、瓷器、丝绸手帕和像是手风琴的六角形乐器。

“噢，年轻人，”柜台后面那位矮胖的绅士说道，“你有什么事？”

“我想典当我的月亮花。”迪基说。

矮胖绅士爆发出打雷般的笑声，用一只粗胖的手拍着自己粗胖的大腿。

“噢，太好笑了！”他说，“那是我听过的最好笑的笑话。嗨，你这个小笨蛋，等你回来赎的时候，它们早就枯死了，那是一定的。”

“可是它们活着的时候你会拥有它们啊。”迪基轻声说道。

“是什么花？看起来不像值钱的。不过我好像没见过像这样的花，想起来了，”当铺老板说道，他住在布罗克利一栋雅致的别墅里，以一种绅士派头从事些园艺劳动，那是一